



心香一瓣

吴忠波

# 花沟又一春

## ——林海《花沟纪行》读后

长岛花沟，几十年前因杨朔的《海市》出了大名。年前，作家林海所写的《花沟纪行》一文刊登在《海外文摘》，近日拿了中国散文年度大奖，算是又火了一把。我心想，花沟的紫紫嫣嫣，又该是迎春的时刻了！

一

我第一次知道花沟，是在高中课本里。杨朔的《海市》，风靡上世纪70年代。少年时读它，立觉岛香四溢。桃花开时，像千万朵朝霞，粉莹莹地点染蓝绿海岸。野迎春也伸腿仰脖，散发着清爽之香。凉风一起，蟋蟀叫了，野菊花的药香飘然而来。杨朔说，到冬天，满山铺上一层耀眼的雪花。我那时想，这是海岛吗？这分明是苏轼所说的“神仙所宅”。

可杨朔又说，真正的神仙，要到海岛人回去寻觅。他搭老渔民的船上岛，就有了笔下的人物——半辈子在山风海浪里滚的老宋，领着他们走村串户。渔家妇女正在锄草，有个青年妇女的鬓角上插着野花。

虽是海岛，山上村边却看不到荒凉：有柞树、槐树、杨树、松树，及葡萄、桃、杏、苹果等果木。家家石墙瓦房，炕上铺着又软又厚的褥子，地上立着金漆桌子、大衣柜。杨朔看呆了，说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。

这个念头想了多年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从砣矶岛调去了县城，跟林海成了同事。我俩文牍加文青，一个锅里捞勺子。有时聊起长岛文学那些事儿，总会说到杨朔，说到花沟。

林海比我大几岁，体壮魁梧，人实诚。他是北长山岛嵩前村人，花沟与他们村隔着山。他说起花沟总是如数家珍——哪条沟里桃花开得最早，哪片海礁底下螃蟹最多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跟花沟有缘分的人。

花沟在北长山岛西面。我曾走马观花进村一次，看到的景象与我的家乡砣矶岛没啥两样。后来得知，我妻子曾在花沟上过一年学。20年前，我与妻两次专程去花沟，寻校址、访渔家、看军营——寻觅人间海市。

那会儿花沟已有人搞渔家乐，推门面朝大海。村里几十户人家，虽然房屋有些老旧，可随处可见月季、木槿、石竹、草木葳蕤，鲜花盛开，像大地上拱出一串串笑脸。

杨朔笔下的老宋早已不在了，可花沟还在。他们过去打鱼种地，如今搞养殖，办渔家乐，日子比当年还要富足。杨朔当年说“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”，那是赞叹。如今我要说，神仙也不过如此了。

二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几年前退休，我住在烟台市区，林海也搬进了城。迎春大街跨着逛荡河，河流连海，这缕文脉豪情从长岛绵延到莱山，仍萦绕在两人心间。

去年夏末，林海参加了莱山作协举办的“文化名家长岛采风”活动。《中国作家》主编程绍武老师忽然问他：杨朔《海市》里写的花沟在哪儿？林海说，就在山那边，不远。程老师眼睛一亮，说那得去看看。

林海想起了20岁出头，他在花沟联中当老师的岁月。每天到校，要从嵩前村翻山越岭，有时要穿越部队的坑道。他站讲台、拿粉笔，怀里揣着文学梦。窗外是绿色的杨树叶子，有鸟在叫；海风跨海过山，携着咸味，也带来花香。

中午，他不回家，跟几个同事留在学校。赶上潮汐合适，就到海边赶海。翻开石头，底下藏着一片小海螺，还有螃蟹，“大白盖”“赤甲红”。他们跟螃蟹肉搏，须臾功夫就能抓满一桶。到了花沟村口，路边墙上的“温柔落日，浪漫花沟”八个大字十分醒目。海边新设了“花沟”两个大字，字上面立着红心。

林海找到了花沟联中旧址，地上只余一片青草。他站在那儿，俯身抓了一把土，闻了闻，眼前仿佛映现出当年教室的模样。窗外还是那排杨树，风还从那个方向吹过来，依然有花香。

这里是部队首长的八角楼。原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许展老告诉大家，《父母爱情》的摄制组专程来花沟考察，回去后在北京和青岛照着模样搭了景，这才拍出了那部打动人的电视剧。

林海站在那儿，眼前又闪现出剧中的场景。因为这些房子，有的是他同学的家。他忽然想起少年时与他们上学的日子。上体育课，他们跟村里的孩子一起摸爬滚打。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干仗，打完了又和好如初。林海后来想，那情景跟《父母爱情》里演的简直一模一样。

三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我与林海曾在南隍城乡搭档了3年。两人一起熬过“晕船、寂寞、寒舍”关，彼此配合得融洽，也共享诗与远方。后来回城，我从事行政，他供职于国企，但对文学的爱好依旧盈心附体。

林海去年写的那篇《花沟纪行》“出了圈”。我打电话祝贺他已成专业作家，说花沟是长岛的宝贵财富。他在电话那头嘿嘿笑，说也就是随手写的，没想到能登上大雅之堂。

我知道他不是随手写的。毕竟他在花沟上过学、教过书、赶过海，那些日日夜夜在他心里扎了根，早晚要长出来的。

我爱人肖女士也有花沟缘。她曾在花沟联中读过七年级，正好是林海的学生。那时候她家住在北城村，跟花沟隔着长长的山坡，上下学一天四趟，一趟半个小时。早上迷迷糊糊从炕上爬起来，背上书包就溜一小跑。就这样，她走过了四季土路，路过了花开和山岗。

问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，她说半辈子的日落西山和渔舟唱晚，都在花沟享受到了。原来学在校外——眼界宽、思维阔，她这朵“花”，的确得到了别样的成长。

对林海这位教物理的老师，妻子印象深刻。近几年常读他的文章，再见他时就直说：“当时老师教我语文就好了！”

四

四年前的春天，我应邀回乡参加长岛渔家乐发展三十年研讨会，又借机去了一趟花沟，发现它的变化更大了。庙岛湾夕阳斜了。微波漾开，海鸥贴着水面飞。渔翁坐在石堰上挑杆钓鱼，赶海的女人穿靴提桶。远处的小船，“突突”归来。岸上有人架着“单反”，追那轮浴海的日头。

村里高沿处矗起一座二层小楼，叫花语客栈。由老宅改造而成，13间主题客房均以花命名，有荷花、牡丹、向日葵、樱花、石榴花——房号阐释村名，彰显主人小梁的智慧。

更让我感慨的是那处在师部首长八角楼旧址上改建的民宿群，已变成“岛上来信”度假山庄。门口迎着候的，是我当年的小同事吴勇。他一面介绍长岛区文旅集团的筹建情况，一面说明项目的未来前景。

我站在那儿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花沟的好，不只是因为那几道沟的花。今日的花沟，好得很具象——出海渔民老宋，化身为民宿老板小梁；昔日传统捕捞，变成旅游度假产业；驻军营地房舍，变身海岛文旅会客厅。这些转换，一层一层叠起来，像渤海的海浪一样，成就了今天的花沟。

杨朔《海市》让花沟被天下知晓，自不必说。林海的这篇《花沟纪行》，算是锦上添花。25年前，我牵头打造渔家乐产业品牌，后来花沟也受益匪浅。今天的花沟渔家乐叠加民宿，我又是见证人。如此看来，这不都是殊途同归吗？海市，就是海岛花沟；花沟，是人间海市的化身，也是渔家乐该有的模样。

一代人有代人的使命。花沟的又一春，今天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
作为岛上渔家乐产业的拓荒者，我知道什么是“旅游吸引物”。一个地方要当网红，光有风景不够，还得有魂。而花沟的魂，能从名作家的文字中寻觅，可在新作家的抒情里检索——虚无缥缈的海市，渔家民宿的笑声，面朝庙岛的落日，海岛作家的摇篮。

而我思忖更多的，是两则神话，与花沟暗合。

百花仙子，天界花神，掌管人间百花。那一年西王母寿诞，召蓬莱仙岛的仙禽仙兽赴会庆贺，宫阙内外一时繁华似锦。嫦娥见这般热闹，便进言让百花齐放，以添喜庆。这百花，该不是开在蓬莱仙岛的花沟吧？

长岛，八仙过海的故事发生地。旧时蓬莱仙岛牡丹盛开，白云仙长邀八仙从蓬莱过海赴花会，共赏姚黄魏紫。想来那花会所在，便是这花沟了。

这些，都是花沟的魂。前些日子，我跟长岛区文旅部门的同志聊起花沟，建议他们以“岛上来信”民宿为蓝本，建一座文学馆，介绍海岛作家杨朔、张歧、王海鸰、刘静及作品，同时兼作《父母爱情》的发生地纪念馆，把这些作家、作品和故事串起来，当作地标，做成系列，就是对长岛文旅资源的量身定制。他们听了觉得有道理，说在今后的规划中研究考虑。

我盼着有一天，回乡再去花沟的时候，能看到这些想法变成现实，也盼着带着妻子再去走走她当年上学的那条路。当然，与林海等文友一起，去推动文学馆的成立，也是非常惬意的事。想必林海这篇获奖文章，也会成为一份馆藏的入选展品呢！

花沟的春天来了。桃花该开了，迎春该冒头了，海鸥该在礁石上孵卵了。我等着，再去看看花沟——看花沟百花齐放，看渔家乐开怀！

刘志坚

哲理小簿

# 山中品“生意”

风一吹就会飘落。杏花的颜色淡了许多，几乎是纯白的，像是谁把一筐筐雪撒在山坡上。不声不响的李子花碎碎地开着，每一簇都开得精神。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，黄的、紫的、白的，贴着地皮开放。

小兽。野葱一丛丛立在田边，绿得发亮。更有我最爱的蚂蚱菜，擎着嫩绿的芽尖，一簇簇挤挤挨挨，似在等候我们俩……

大哥并没有急着采摘。他环顾四周看了一会，忽然说：“你看这生意铺张得很吧。”我一愣：“什么生意？”他指着一棵开满花的杏老树，问：“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知道‘生意’这两个字的本义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便觉眼前生意满，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大哥念完问我：“你还记得南宋张炎这首《立春偶成》吧？这满山的花、满眼的绿，就是‘生意’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：“大哥，你这是给我上课呢？”他也笑了：“上什么课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我不过是有感而发。”

大哥教了一辈子高中语文，教鞭一放，转身就回了村。当时我劝他：山里生活诸多不便，城里又不是没房子。他说，老家的祖屋总得有人管吧。再说，山里有生意。当时，我以为他要为新农村做贡献余热，只好由他。

我回到村里时，大哥已经在等着了。蓝布夹克，回力鞋，手里拎着个荆条筐。他并没有带我回老屋，而是拽着我往村后的马山走。上山的路小时候天天走，现在走来依旧亲切。路边的野草刚冒出新芽，稀稀拉拉的，却已十分惹眼。

阔别故乡已50余载。如今步入家乡，虽物是人非，令人唏嘘，但老家的山水刻在心中，犹在眼前。人是故乡的亲，水是故乡的甜，米是故乡的香，月是故乡的圆。这些话绝不是文人笔下生花，而是乡间游子情感与情怀铸就的肺腑之言。

一

我的故乡坐落在牟平城西10多华里的垛山脚下。因村东有一条从乳山县和牟平区(县)通往开埠城市烟台(芝罘区)的古道而得名路西村。

故乡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深。人民公社时期，路西村唯独我们第七生产队在垛山东面的大川旁有20多亩可耕的梯田。这片特别的土地上有像板栗面那般白里透黄的泥土，长出的“五三”和“大红袍”地瓜及雪白的花生，那香味、甜味及脆劲儿，堪称一绝。

这片土地离村太远，春天生产队栽上地瓜、花生和豆角等作物之后，除了日常派人管理，只待秋天突击进行收获。到这一天，全队的男劳力都要上阵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乘着父亲的独轮车，自小就加入了这难忘的秋收行列。

出了村南便上了山路。随着晨光的到来，一群群山喜鹊盘旋在行进队伍的上空，发出阵阵悦耳的叫声，仿佛在与陌生的客人搭讪说话。而在这喧嚣的景致中，乡亲们生产向前的带领下，心无旁骛地向目的地进发。

历经约一个钟头的奔波，参与秋收的队伍便来到了长满地瓜、花生和黄豆的梯田前。尚未休息的人群经过简短的分工，在生产队长“开干吧”的吆喝下，投入到了紧张的劳动中。

蹲在地头的我清楚地看到，有人在急三火四地割地瓜蔓，有人挥着大镰迅速割起了花生，还有人挥着镰刀向前收割黄豆。那快速有序而严谨的场面，使我想起了野营拉练的人民解放军在我们村帮忙清扫街道的场面。我心里由衷佩服乡亲们服从分配、勇往直前的军人般的精神风貌。

孩子的耐性毕竟有限。看罢劳动场面，我寻着清脆的蛐蛐声，蹑手蹑脚地奔向坡顶上的花生地。在绿色的花生蔓上，我抓到了好几只豆乖子(蛐蛐)和浑身葱绿的大油蚂蚱。更大的惊喜是，沿着细小的幼兔粪便，我在花生地里捉到了两只憨态可掬的小野兔。

大半天下来，太阳已被眼前的垛山遮住，只见梯田上的每个地块都被乡亲们拾掇得干干净净，每辆手推车都装满了收获的地瓜、花生和豆子。

迎着落日的余晖，队长一声令下，20多辆手推车一字摆开，踏上了返程。每个驾车的乡亲都像勇士一样，展现出团结一心、战天斗地的那股英勇的气概。

成年之后，这种场面一直激荡在我的心中，激励着我奋发向上。在从事新闻宣传的第二个年头，我便获得了全省科技成果一等奖。

二

我的故乡可以称为“山水之乡”，那一条条小河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惬意和快乐。小南河结冰之后，成群结队的孩子在冰上打陀螺。那带着悦耳响声的竹陀螺，一鞭子抽下去，能飞几十米远。有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从家里取来大柳编篮子，轮流钻进去让别人推着在冰上奔跑，比现在坐汽车不知道要快乐多少倍……

每逢夏天，在大东河上追赶“波露露”鱼群(浑身白鳞，阳光照在身上像彩虹般的河鱼)的孩子到处可见。能捉到一条“波露露”，那可太开心了。

上学后，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，玩河水就不过瘾了。我开始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一起捉河蟹。这玩法就要冒险了。一是有时候掏蟹洞会触碰到蛇，二是要捉蟹子要进入水深的大湾和平塘潜水。刚刚偷学会潜水时，我随着伙伴，趁中午大人们休息的空隙，在两米多深的平塘里潜水捉了半水桶的河蟹。回家后，父母亲大发雷霆，不但两顿饭没给吃，还将我关在柴房里反省，两天禁止出门。

父母的“底线”教育让我受益匪浅。在领导岗位上，我效仿了父母这种做法，对手下的队伍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、宽严相济，划出了“几不准”的红线，分管的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。我本人也连续多年获得“宣传烟台贡献奖”和山东省“十佳业余记者”提名奖。

三

故乡的文艺演唱活动由来已久，有模有样，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。

童年时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村里能演出大型京剧《玉堂春》和吕剧《王定保借当》等剧目。我刚上学那当口，夏秋季节的夜晚，村里贯穿东西的大街上，有若干个通过演奏坠琴、二胡、京胡等来自娱自乐的“团队”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10岁学会了二胡的操琴法，12岁学会了用京胡伴奏。那时家里条件差，父亲省吃俭用，拿出钱给我买松香和琴弦，并叮嘱我“学点本事，当个有用的人”。生来喜欢钻研的我越努力，初中时已能熟练地依照简谱为京剧和歌曲伴奏。

从初中开始，一直到高中，我都是学校“文艺宣传队”操琴的成员。读初中时的一个夏天，学校组织宣传队到牟平高陵水库工地慰问演出，母亲让我顺便去看看在水库工地干活的哥哥。当天下午3点多，我骑车赶到了高陵水库施工现场。当在人山人海中找到哥哥，并目睹乡亲们烈日下赤臂上阵，汗流浹背干活的场面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当天晚上，在慰问演出的舞台上，我拼尽全力演奏了京剧选段，博得了围观乡亲们的掌声与喝彩声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我承担全面主持宣传部门工作的任务。仰仗年轻时故乡与学校文化熏陶和组织能力的锻炼，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。记得1999年，我经反复思考，提出在城区中心位置搭建大舞台的建议，全年演出大型文艺节目130多场，创造了年度城区大型演出的“吉尼斯纪录”。在新闻舆论宣传方面，我率领属下夜以继日，不失时机地把全区(县)的亮点及时准确地宣传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还及时总结了新牟里村、西关村、安德利集团、金珠林集团等一大批先进典型，为推动经济和社会

发展产生了难以替代的作用。1989年2月，牟平县委在高陵镇高陵村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(也称“县三千会”)。为了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，县里要求全体参加会议的干部自带行李，搭地铺睡觉，会议期间一律吃大锅菜和馒头。大家集中时间和精力学习上级文件，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天，天未亮我就进入会场采访，一口气写出了《牟平县三千会别开生面》的稿件。第二天，稿件在《烟台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，在全市乃至山东省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，稿件也获得了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。

为解决镇办企业缺少资源的困难，1994年12月，牟平水道镇镇办企业金珠林集团壮大企业规模，提升农村管理水平。我放弃午休时间，当天就以新颖的形式写出了新闻稿件，对牟平全区(县)乃至烟台全市的镇办企业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。

在宣传部门任职期间，我这个农家子弟多次获得“宣传烟台贡献奖”，并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区(县级)“拔尖人才”。由我作词的《邻居》歌曲，荣获了山东省第七届“精品工程”参评二等奖。

父母故去之后，每当我站在村头仰望垛山、在河边驻足放眼大河与田野、与家人和老街邻居促膝而坐时，家乡山水对我的养育之恩便充盈于心间。退休后，我把工作期间获得的上百个荣誉证书，恭恭敬敬地摆到了父母居住过的房子里，寄托我的哀思。

我时常做梦。梦见故乡的垛山上建设了规模宏大的滑雪场，梦见村东沃土上有了现代化的蔬菜生产基地，梦见我在少年捉鱼的河上开办了漂流项目……

故乡的垛山作证，这不是梦。天上的那轮明月告诉我，故乡一定会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！

光阴故事

王春堂

# 垛山下的情怀

大哥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看财务报表。他说山上的蚂蚱菜(山首楂)冒头了，你不忙的话，回来住两天吧。我答应了。

大哥教了一辈子高中语文，教鞭一放，转身就回了村。当时我劝他：山里生活诸多不便，城里又不是没房子。他说，老家的祖屋总得有人管吧。再说，山里有生意。当时，我以为他要为新农村做贡献余热，只好由他。

我到村口时，大哥已经在等着了。蓝布夹克，回力鞋，手里拎着个荆条筐。他并没有带我回老屋，而是拽着我往村后的马山走。上山的路小时候天天走，现在走来依旧亲切。路边的野草刚冒出新芽，稀稀拉拉的，却已十分惹眼。

行至半坡，眼前顿觉生机盎然——桃树开得正盛，粉红的花挤满了枝头，远看像一团团云，近看每个花瓣都薄得透光，似乎

大哥并没有急着采摘。他环顾四周看了一会，忽然说：“你看这生意铺张得很吧。”我一愣：“什么生意？”他指着一棵开满花的杏老树，问：“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知道‘生意’这两个字的本义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便觉眼前生意满，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大哥念完问我：“你还记得南宋张炎这首《立春偶成》吧？这满山的花、满眼的绿，就是‘生意’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：“大哥，你这是给我上课呢？”他也笑了：“上什么课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我不过是有感而发。”

大哥教了一辈子高中语文，教鞭一放，转身就回了村。当时我劝他：山里生活诸多不便，城里又不是没房子。他说，老家的祖屋总得有人管吧。再说，山里有生意。当时，我以为他要为新农村做贡献余热，只好由他。

我到村口时，大哥已经在等着了。蓝布夹克，回力鞋，手里拎着个荆条筐。他并没有带我回老屋，而是拽着我往村后的马山走。上山的路小时候天天走，现在走来依旧亲切。路边的野草刚冒出新芽，稀稀拉拉的，却已十分惹眼。

行至半坡，眼前顿觉生机盎然——桃树开得正盛，粉红的花挤满了枝头，远看像一团团云，近看每个花瓣都薄得透光，似乎

大哥并没有急着采摘。他环顾四周看了一会，忽然说：“你看这生意铺张得很吧。”我一愣：“什么生意？”他指着一棵开满花的杏老树，问：“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知道‘生意’这两个字的本义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便觉眼前生意满，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大哥念完问我：“你还记得南宋张炎这首《立春偶成》吧？这满山的花、满眼的绿，就是‘生意’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：“大哥，你这是给我上课呢？”他也笑了：“上什么课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我不过是有感而发。”